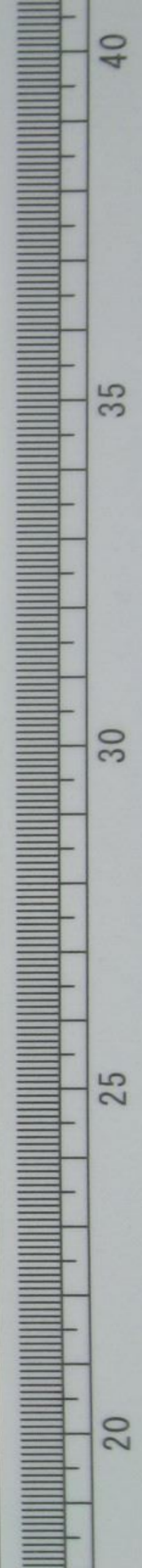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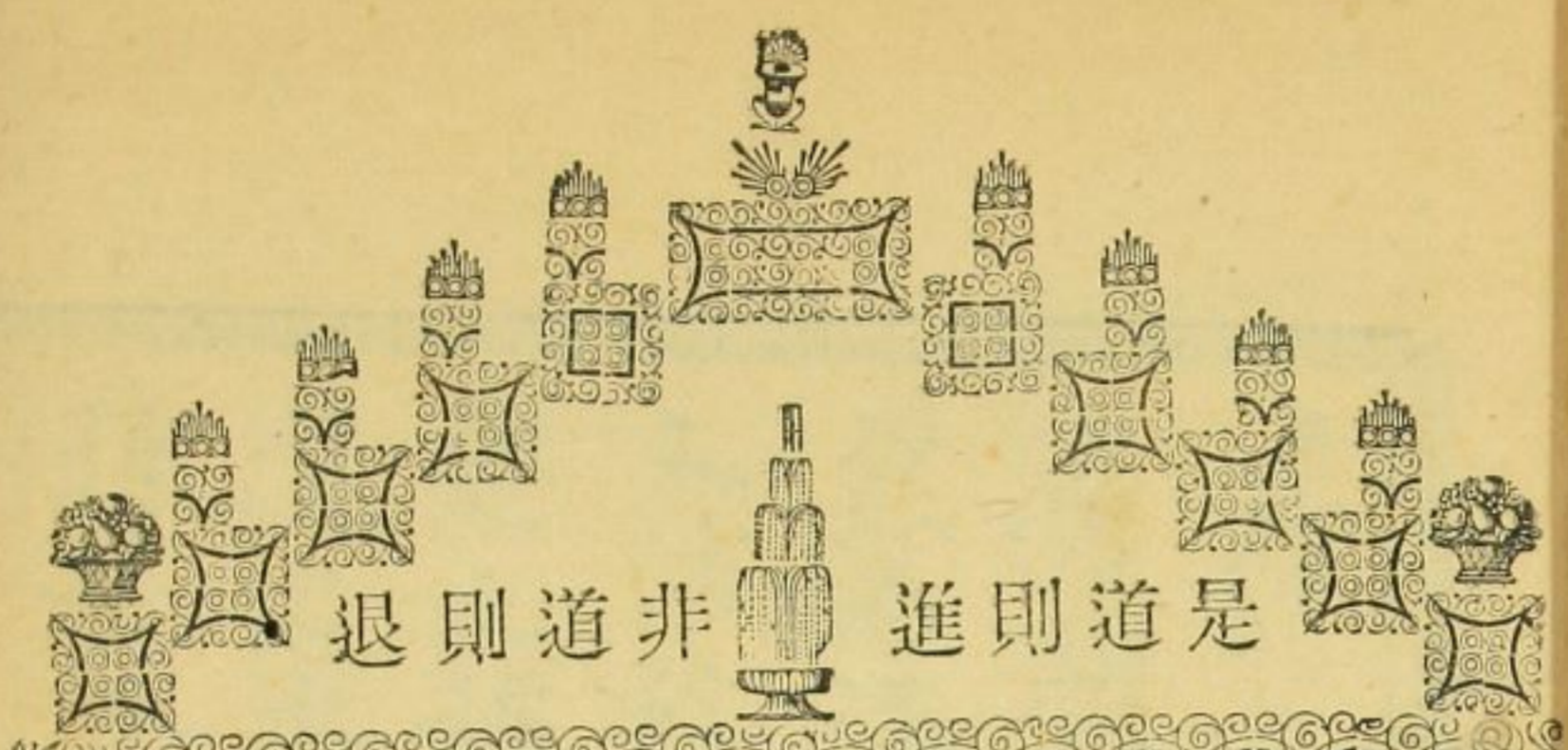


喻道傳

洋学文庫  
文庫 8  
D 420



文庫 8  
D 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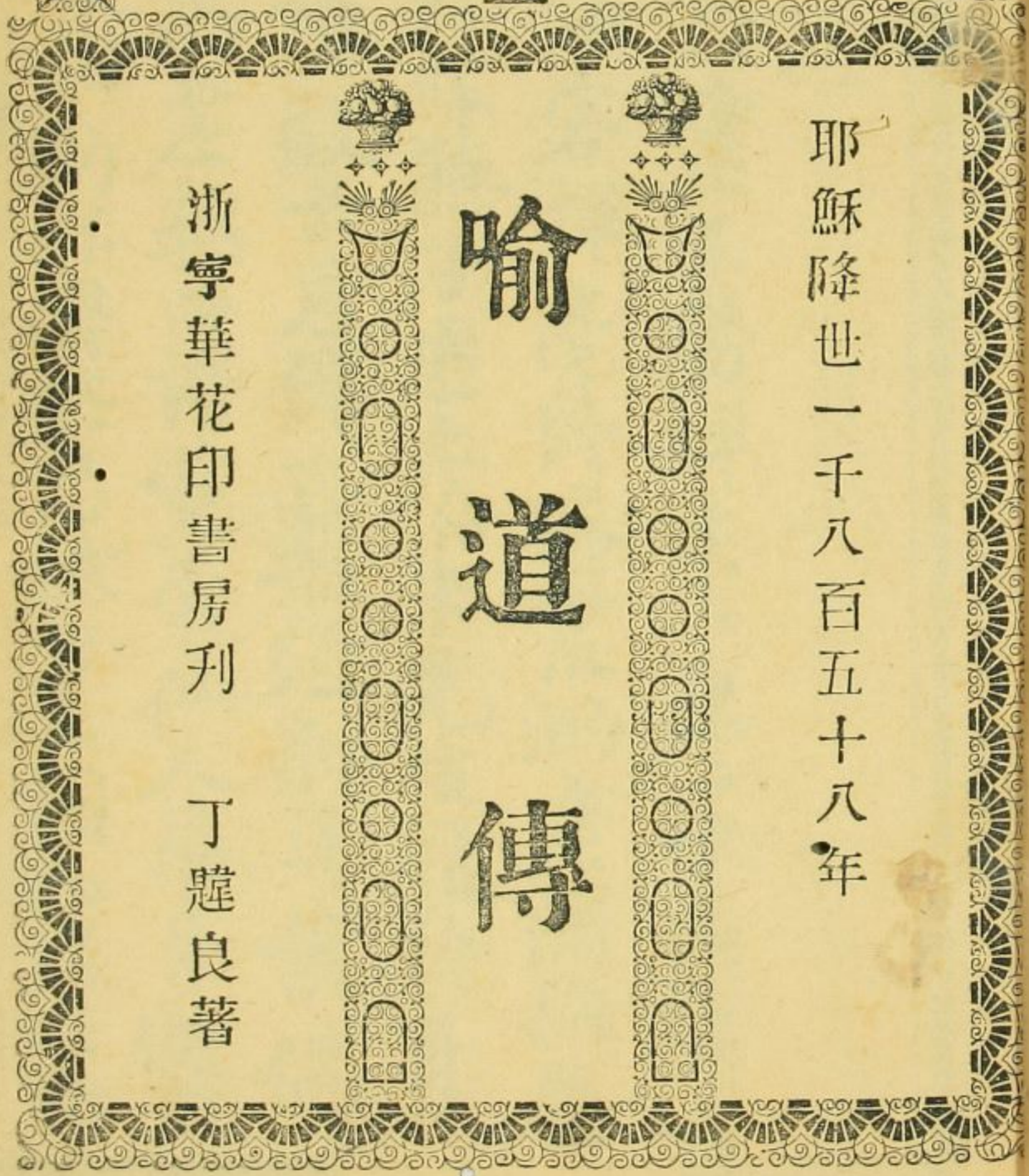


退則道非 進則道是

耶穌降世一千八百五十八年

# 喻道傳

浙寧華花印書房刊 丁韞良著



1887 514

序

奇情書不勝詳本三原言難縷述  
然而海客揮毫終隔荒渺老儒擁麈  
又涉矜莊聽子虛之論未免生疑聆耳  
然之譚敵云忘倦玉若徑翻貝葉佛  
道亦尚多無曲譜霓裳仙人悉多涉戲  
雖託以相勸非無故意怵目之詞而惡此而

逃又為欺俗傷風之事所以害辭轉能害  
意有善系若無善也乃若身離魔障  
心澄蘭因悲世路之崢嶸嘆人心之顛倒  
各師其說莫知正道之由歎創所聞又  
被眾情之嫉人及喜新而厭故我毋隨  
波而逐流自宜作道旁之木鐸曲喻斯  
人度幾令宇下之莠氓偕歸大道于是

苦心釣索竭意披羅卷帙無多豈  
曰不經而道中邊俱澈要從罕譬而  
明莫謂我姑言子姑聽語亦有微須知  
遠自迤高自昇道由此悟以小喻大固深  
啓迪之心舉一反三毋執拘塊之見  
咸豐八年九月

西圃休居士書

道也者寓於事物之中而實超乎事物之外者也故執事物而曰道盡在是道固不若是之滯然舍事物而曰道不在是道又不若是之虛蓋道無淺深隨見淺見深者之涉深以為淺深其人不足深言道也深言之而道晦不若涉言之俾可心領神會也其人果足深言道也深言之而道顯即涉言之亦將觸類旁通也逮良丁先生有見字是著喻道傳十六篇以己所獨喻

者俾人共喻且以罕譬而喻者使人易喻余知見淺者即淺以求道而道之深者可得見深者即涉以悟道而道之深者不遺統見涉見深也誕登道畔未必非喻道傳有以啟牖之也故余贅語於篇後又為之弁言於簡端

皆在

咸豐八年季秋月上澣

四明全真子書

目錄

- |      |      |
|------|------|
| 孝子覓父 | 蕩子歸親 |
| 仁慈徧覆 | 恩義兩全 |
| 苦海遠離 | 前車可鑒 |
| 明鏡無遺 | 分陰常惜 |
| 至老知非 | 託行試夥 |
| 莫恃己力 | 宜慎其習 |
| 順受天命 | 預防死期 |

死後有福

魂實長生

孝子覓父

明倫彙編

駱德襄陽人少貧賤娶妻美而豔未及一年已懷孕  
遭宋亂為元人某指揮擄去駱一時踪跡之無着後  
知為某指揮所奪畏其勢亦無奈時指揮愛其妻有  
姿色其妻亦喜指揮之富豪兩相歡幸未幾指揮奉  
命出塞携之同往得寵遂立為正室居數月舉一男  
名脫耳不花少聰慧稍長克盡子職指揮甚鍾愛之  
如己出隱前事不使聞知年十五指揮卒斬衰盡禮  
無隕越羞謁甘旨以奉慈母亦無失德後其母遭病  
垂危奉侍湯藥寢不解帶食不甘味輒於無人處飲



婦人被誘  
以致父子  
不相見與  
創世記夏  
娃事同慨

喻道傳

孝子覓父

一

天瞞其衷  
自明來歷

泣且曰。天乎。我既孤子。又何令吾慘傷至此乎。母竊聞之。呼之來。含淚語曰。兒誠孝矣。但吾不應得此美報。脫耳不花。跪而詰曰。母何出此言也。母欲告之。故鳴咽不能語。且有難色。脫耳不花。恐其傷心。乃請曰。母若有言。俟病少間。母過勞也。其母曰。今如不言。死。不白矣。我明告爾。吾本襄陽人。汝父姓駱。名德。因遭亂故。爲指揮所擄。汝父雖貧。其爲人有厚德。吾願汝繼後父之業。效前父之德。我身雖不足惜。尙願爾勿洩前言。恐爲他人訕笑也。言訖而逝。脫耳不花頓足號泣。幾不欲生。又竊恨指揮之不義。涕然曰。天下無

水有源木  
有本窮源  
追本孝子  
之心

無父之國。何能鬱鬱久居此。如天之福。得見父面。卽死亦無憾矣。於是喪葬甫畢。備駿馬徑赴襄陽。至郡探聽。無姓駱者。遇老成人云。昔曾有是人。被兵亂離散。今不知其存亡。或云在雲南麗江府。販銅爲業。未知確否。脫耳不花。星夜奔馳。不數日。至其地。客館甫定。問諸販銅者。並無知識。逐日覓訪。終不得遇。心甚訝之。忽念販銅者多往京都。意父其亦在京都乎。遂於翌日束裝赴京。入市肆。以姓名問銅店店主。答曰。或有之。此人近於街上擔銅。因細詰其狀貌。出街伺察。果有一人擔銅而來。狀貌畧似。乃疾趨而問曰。客

孝感天心  
天從人願

喻道傳

孝子覓父

二



有志竟成

非姓駱者乎。駱見其狀，係是元官，脚股戰慄，伏地不起。脫耳不花以手扶之，曰：勿爾，吾不累客。特尋吾父耳。駱曰：汝父吾何知也。脫耳不花因問其姓氏里居。果相符，長跪而呼曰：我父乎！兒今日如天之福，得見父面矣。駱曰：吾以賤業自安，前有妻，爲亂兵所掠，今二十年，鰥居矣。何得有子。脫耳不花以母遺命告之。駱始豁然，如夢復覺。因各道其緣由，共相悲憤。乃爲父安置已。出塞，盡攜指揮遺資，逸去，趨至父所。朝夕侍奉，孝養無間。人皆稱爲孝子云。

企真子曰：未見父而以非父爲父，旣知有父而棄

此謂知本

非父以尋父，卒能遇父拜父，歸父養父，使無子之父，忽而有子，無父之子，忽而有父，人爲脫耳不花幸。吾轉爲脫耳不花惜。何則。脫耳不花之於駱德也。肉身之父也。失肉身之父，必求得其父而後止。其亦知靈魂之亦有父乎。上溯洪荒之世，神以塵土造人，肖乎己像。噓以生氣，卽能運動。其後世代相衍，肉身本於父母，而靈魂實賦自天主。則天主誠爲生人之大本。我儕皆爲天主之子類，肉身之父固宜孝養，靈魂之父不尤當敬事乎。使脫耳不花知天父之生我，我儕世人，惑聽魔言，反棄天父

而父事邪神。罪不容誅。亟宜棄非父之父。而認天  
父。爲父。則以覓駱德之心。推而用於天地之大主  
宰。將見積財於天。所得者。不僅指揮之遺資矣。故  
人爲之幸。吾轉爲之惜。

蕩子歸親

少年習氣

秦西狄生。宦家子也。其父嘗爲將軍。娶廉氏。生狄生。  
不數年而卒。狄生少聰慧。美丰姿。識者以大器則之。  
故太夫人視若珍寶。然以失怙故。雖愛之而訓教綦  
嚴。生年十六。性放蕩。從師傅游。輒不謹。恒以風流自  
許。用財揮霍。太夫人聞之。恚甚。因而艱其資費。使之  
約束。生意大不爲快。竊私議曰。吾家財物。本吾父所  
遺。父死。從子母何得自專。居數月。資費耗盡。益覺無  
聊。向母索取。慮其恚怒。於是覷母不在。遂私竊銀物。  
如前揮霍。其母審知。召生歸。詆責之。生不服。乃大怒。

義正辭嚴

愛子之心  
如繪

天錫之福  
以啓其悔  
過之心

愀然曰。有子如此。不如無也。吾方冀爾成人。以爲先  
人光。不意爾爲竊盜。今而後。吾誓爾不復見吾。乃加  
鞭楚而斥逐之。生徬徨而出。自思不可對人。四顧茫  
然。計無復之。不如逃竄遠方。再作生活。卽不告而去。  
太夫人旣斥逐生。又痛又憤。使人踪跡之。杳無影嚮。  
望子回頭。悲號不已。生惘惘出門。附舟至南亞美利  
加。更名改業。生素多才智。習言語通文字。卽以囊橐  
金。居奇貨。不數年。爲巨賈。結駟連騎。與名公卿相往  
來。國君聞之。輒加物色。其聲勢赫奕。足與王侯埒。然  
在生意。每鬱鬱不樂。思吾何以至此。吾有親不能奉

良心發現

侍。以致親咒詛相絕。今旣變易姓氏。雖有赫赫之名。  
而名非我名。殊覺我竟非我矣。我旣非我。我尙可耐。  
然爲人耶。不覺放聲大哭。繼而思之。母旣誓不復見。  
不若以思鄉之念。盡行愒置。庶可少安。而心輒不能  
忘。不得已。又歛資往北亞美利加。以聲色自娛。爲消  
遣計。日復一日。忽忽二十春矣。鄉音頓改。容色旋非。  
回憶家鄉。百感交集。自思上之不能立德立功。以顯  
親名。次之不能盡力盡勞。以報親恩。下之又不能問  
燠問寒。以慰親望。雖巨資累千萬。吾何樂焉。備及今  
得見吾母。以儻來之物。極甘旨以奉養。稍得我母歡

喻道傳

蕩子歸親

五

改過必先  
悔過

心剛向之詛我者未必不祝我。我何鬱鬱久居此。是卽日返旆。不數旬歸故里。急使人隱訪老母。幸無恙。而追憶前非。愧見母面。乃謊言有遠方某商至。在近村覓館舍。賃定。訊日進屋。婢僕數輩。服飾爛斑。射人耳目。車喧馬闐。充塞里巷。觀者無不豔羨。於是厚結里黨。有貧乏者。恒周卹之。無德色。以故遠近之人。交相往來。亦使素識者累邀。太夫人至家。執禮甚恭。若僞爲不知也者。太夫人亦不解其故。但感謝而已。嘗自嘆曰。有子如此。可無憂也。竊於無人處。嗚咽涕下。一日太夫人在生家。日暮欲歸。生固留之。不聽。乃

悅親有道

欲報之德  
不辭痛苦

備輿馬送去。甫出門。會天大雨。雷電交作。狂風捲地。僕驚跌。馬亦駭躍。奔竄入林。太夫人遑遽。不知所措。忽叢棘中有一人。奮身挺出。將馬首捋住。疑爲盜。審視之。乃富商也。見富商頭顱碎裂。血流若注。知爲捋馬時被觸所致。乃含淚而謝曰。非君。吾無生矣。卽以手裂衣襟。紮其傷處。富商跪而却之。且曰。母生。兒願死也。太夫人聞其言。殊駭異。曰。吾生矣。何忍爾死。吾無以報。願天錫爾以福。且吾無子。何遽以母子相呼。生泣然曰。母乎。是兒也。是卽母所誓不復見者也。今得少酬親恩。卽死何妨。太夫人大慟自悔。遽抱頸接

母子完聚  
其樂融融

吻而痛哭曰。有子如此。吾何忍也。頃間婢僕輩扶輿追覓。於是母子載與俱歸。家中故產悉合爲一。由此一門稱雍睦云。

企真子曰。甚矣哉。被黜之子之不可爲人也。不聽親言。卽爲親詛。迨見棄於親。雖有歸親之心。終難覲親之面。必思有以報親恩。顯親名。慰親望。而後親爲之轉念。而後親爲之祝福。而後親復認己爲子。而已乃能得乎親。噫。吾讀此而有感焉。天父生我養我。我不思報其恩。而反干其怒。則宜黜者此其一。天父至尊無對。我不能顯其名。而反褻其尊。

則宜黜者又其一。天父以上達望我。而我自居於下流。不能慰其望。而反違其教。則宜黜者又其一。旣已被黜。而欲天父之轉念。望天父之祝福。求天父認我爲子。而使我復得乎天父。則惟有報天父之恩。顯天父之名。慰天父之望。以求天父之悅而已。悅天父奈何。天父曰。爾出不潔者中。自爲樹立。不近於彼。吾則納爾。吾必爲爾父。爾爲我子女也。見哥林多後書第六章人其廣狄生事母之心以事天父哉。

仁慈徧覆

南方有君撫有一統其國度分爲東西京都建於東土故東民稍爲尊貴政治大同而小異其君專以愛民爲心而禁令頗嚴西土之民因地遠時多頑梗一日西民不遵國法君嚴禁之不聽乃大肆叛逆羣相效尤君聞之不忍加誅迨舉國告驚相戒嚴守地方官奏請特差彈壓君曰天心厭亂時至自然歸化今且緩圖後竟蔓延殆徧君乃遣太子經畧命之曰爾其以保赤之心救斯民於水火無殘害於爾百姓往哉弗替朕命太子奉旨前往遍諭諸民曰築城鑿池

不嗜殺人

藹然仁者之言

是大經濟不愧王者之師

忘恩負義皆出於驕傲之一心殺身成仁

效死勿去以之言守志實可嘉若欲收復城池使人心悅服徒恃堅甲利兵無益也不如勸令歸降以德化導止殲巨魁其牽連者不坐罪所有稅欠一應豁免繼自今一例優視與東土民無分畛域庶幾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中心悅而誠服矣此令一下轄下兵衆皆不悅竊私議曰我等屬在上都較外藩之民差爲尊貴今一例優視我何甘焉於是謀殺太子太子知其意乃召親密者而婉諭之曰衆欲殺我我固知之但殺我一人而千萬人得救雖殺何妨我願遭害之後將我被殺之由曉諭諸叛民俾知我之被殺爲

喻道傳

仁慈徧覆

不忍殺爾等故。使之感化。則我心得慰。我非無權勢。特遵皇父旨。不欲荼毒生靈耳。衆竟殺之。後有以此意曉諭叛民。叛民聞之。盡行悔悟。投誠歸服。國君乃大赦其罪。且因太子故。格外加恩於叛民。其謀殺太子者。一方遭顯戮焉。

企真子曰。有罪必誅。公義昭然。乃於不得不誅之人。有不忍加誅之心。則必有代其罪者。而後罪可赦。且必有至尊至貴。願以身代其罪者。而後罪可赦。此其意耶穌知之矣。耶穌知天父之徧愛庶民。不忍加誅。而又不得不誅。於是。以肉身降世。代民贖罪。釘死十字架。普救萬世人。猶太人自恃尊貴。不認耶穌。竟遭誅戮。反使外邦違逆之民。悔改自新。藉耶穌以得救。而天父仁愛之心。耶穌慈悲之念。遂永存于千萬世。而弗替。南方之太子。其有合耶穌拯救庶民之旨歟。

義律昭然

萬難措置  
一意周全

天理人情  
面面俱到

受大恩而  
不思報必  
非人情  
感化倍速

恩義兩全

希臘國有小邦名羅古。僻處山陬。淫風流行。國君深惡之。乃嚴立禁令。諭諸民曰。如有犯淫邪者。抉其雙目。不赦。君有太子。貌甚豐偉。人咸以宗器則之。一日偶犯此禁。被人發覺。察其事乃確。君即欲置之。法。轉念我僅此一綫。斷不可滅絕宗支。而國法又不可倖逃。若因私廢公。何以立法。徇情偏護。何以教民。朝夕焦思。欲兩全而不得。甚至寢食俱廢。忽一日得代贖之計。乃於眾前命太子跪而切責之曰。我與爾恩則父子。義則君臣。法不可逃。而情難終恕。爾果自新乎。

我其分受之。即自抉其一目。命行刑者亦抉太子一目。太子大慟。痛悔前非。高聲曰。我父位尊年高。代吾受苦。心非木石。吾何忍哉。於是澡心浴德。被濯自新。卒為令主。舉國之民。傳其事為美談。且嘖嘖道國君之德。稱嗣君之賢。而淫風亦因之少戢云。

企真子曰。天下無不愛子之父。子罹於罪。父受其刑。迨其後。子能悔過。而父得令子。人知子之克改前非。其亦知乃父之用心為良苦乎。今天父創造人類。視為愛子。人既獲罪。若仗公義而即行天討。是為賊恩。若因私恩而概行赦免。是為害義。於是



化身降世。名爲耶穌。以受痛苦。以救億兆。仁至義盡。實萬不得已之苦心也。人卽被濯自新。已莫報鴻恩於萬一。彼頑梗不化。難免天誅者。非天父之見棄。實斯人之自絕矣。噫。

苦海遠離

合衆國伊爾釐湖。其水入尼押格拉江。自江流入安別衣釐阿湖。兩湖之地勢。高下相區三十餘仞。江中有山根。橫亘三四里。峭立十九丈。天成石岸。兀如懸壁。上流急湍。越岸噴射。浪花飛雪。水氣蒸雲。瀑布聲吼。駭人心目。誠天下之奇觀。爲行樂者攬勝之地。而危險殊甚。舟不敢近。有遠方商人某。駕舟由伊爾釐湖入江遊覽。而舵工疎忽。未諳地勢。竟隨水性。直趨石岸。初不知其下之有絕壑也。方且與水浮沉。自鳴得意。而山上行人。見其船將罹禍患。大聲疾呼而告。醒人痴夢。早登彼岸。得意來。失意還從。樂地卽伏。危機。

喻道傳

苦海遠離

十一

及早回頭  
猶可爲力

生矜誇心  
設安樂想  
便是下流  
地步

之曰。此去百餘丈。懸崖無底。一經衝下。舟中人盡歸陰府矣。急急返棹。則猶可及止也。舵工一時驚覺。但見水盡東流。勢如快馬之奔馳。不能挽舟逆行。急令舟子抖擻精神。划槳西去。逆水衝波。雖難出險。而同心協力。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已泝行數十丈。水性漸緩。甫出危境。舟中人力竭氣喘。共思偃息。因而下錨。停舟。各呈己功。羣相欣幸。飲酒取樂。交杯把盞。不覺醒醉。時大雨傾盆。湖水驟漲。而水性頓急。下錨不着。肯綮漸移。漸鬆。舟中人醉意稍蘇。聞瀑布聲。出篷諦視。但見水雲飄颻。雪浪奔騰。舟離石岸。較前時尤爲

如今已不  
及了

一日悔罪  
萬禍旋消  
普救世人  
功德無量

貼近。衆舟子努力棹槳。而愈流愈下。莫能挽止。自分必死。遂長跪哀求天上之獨一位神明。其詞曰。我等無知。妄自行樂。再蹈危險。罪不容誅。幸有天父。全能之主。敬求垂憐。赦此罪辜。賜我以順風。揚帆至安土。繼自今。我其敬遵神旨。以望死後靈魂。得入永生之路。禱畢。霎時間。東風大作。水浪掀天。舟人急掛帆西上。御風而行。瞬息數里。遂脫於難。抵家後。感激神風。堅心守道。并附刊新報。使異邦舟子。弗蹈己之故轍云。

企真子曰。吾人冒昧而行。必有大聲疾呼之人。始

能轉禍爲福。而稍縱卽逝。多至不可挽回。蓋與俗  
浮沉。旣限於知識之不廣。後時補救。又絀於才力  
之不能設。不賜以聖靈。誰能脫於禍難。而聖靈導  
人於無形。又能善入。有似乎風。故稱聖靈亦曰聖  
神風。有風而罹於險者。險可卽安。有風而瀕於死  
者。死可回生。仰求聖神風感化之人。其亦讀斯篇  
而得少慰歟。

前車可鑒

陸行之有火輪車。猶水行之有火輪船也。而越湖過  
江。必先有車橋之設。西國有一大市鎮。濱於江。江中  
有橋。其形畧似浮橋。爲火輪車絡繹之所。遇大商舶  
進出。升中間活板。高出於桅。四旁用鐵索鏈紐。船過  
復合。以爲火輪車道。然開板時。恐火輪車突然而來。  
故先於橋旁高懸一旗。以便車夫望見。知爲開板。勿  
經此橋。以免禍患。往年間。有火輪車兩乘。一前一後。  
連絡而來。勢極駿快。直馳赴橋。適遇開板。其時車夫  
他顧。未及審視懸旗。前車至橋中。一時挽回不及。其  
趨避莫及。審之不早。趨避莫及。

明示以趨  
避之方

審之不早  
趨避莫及

見害知避  
始能轉禍  
爲福

車其人盡葬於江魚之腹。後車甫至橋畔。見前車沉溺。猛然警覺。掉轉火機。使車倒行退後。復歸舊路。得免於難。人咸服後車之心靈手敏。而轉嘆前車鹵莽。宜其自取滅亡也。

企真子曰。人生世上。率意徑行。窮途而不知所返者。豈少也哉。既明明有福音正道。高揭日星。顯示人以趨避之路。而乃溺於世故。鹵莽直前。災禍及身。悔莫能及。則曷不瞻其前。蒙天父指南。認耶穌之旗號。退乎後。求聖靈感化。復本善之天心。于行路原頭。跣定脚跟。勿蹈危機。遵行大道。以自免於

陷溺也哉。

明鏡無遺

某家有園甚壯麗。花木樓臺。備極精緻。世無其匹。故宦家少年子弟。常相讌集於此。一日春花盛開。共約設宴玩賞。座中諸賓。各自鳴得意。有談論風雅。時帶譏刺。以誇己能者。有淫褻殊甚。猶津津道奇趣。以為快者。有裝飾容貌。輕裘肥馬。號為佳公子者。於時相對無猜。迭為酬飲。正在酣暢之間。忽有白髮老叟。叩門而至。拱手曰。諸君子樂乎。衆皆訝之。見其衣冠古朴。狀貌魁偉。知為非常人也。詢其閨閣。不答。但曰。聞名園佳景。思得一遊為快。衆始導之。諸景俱歷。乃嘆

世情如繪

眼前樂境

醒世情殷  
引入入勝

別有一天

自愧者自  
疑而難於  
言

曰。美哉斯園也。然不及山之洞耳。衆聞之。竊意豈有山之洞而過於此園耶。叟曰。諸君不信。可隨吾來。諸少年乃各罷飲而從。不數武。即見青山葱鬱。巖石如削。奇花異鳥。天然位置。迥非塵境。叟又曰。此不足以壯觀。惟山下一仙洞。入之當更覺佳勝。衆喜。急探之。叟以手指之曰。此即是也。衆見洞低小。僅可容身。且茅塞洞口。勢必俯首蜿蜒而入。皆以為不屑。各思返。叟在旁。固勸之。一少年信叟言。遂側身而入。移時方出。衆問之。不應。以手掩口。直趨而去。若有惡容。衆莫解其故。一少年顧之。始而笑。繼而疑。亦抽身入。少頃。

自悔者自  
恨而慚於  
言

自覺者自  
反而不及  
言

聞哭泣聲。衆方遑遽。忽出。問其故。亦不應。但俯首不  
敢對人耳。迺各駭異。相顧失色。無何一少年。又欲進  
探。衆悉挽之。不聽。竭力趨入。少時卽出。見其貌似帶  
愁容。將身所着綾錦等物。棄擲而去。衆見如此。各爲  
掃興。叟猶兀立。衆趨前問曰。究竟此洞甚麼佳景。曰。  
歸問入者。自然明白。語訖不見。衆歸園。遍問。其後入  
者曰。洞內別無他物。但有一明鏡。近卽之。有人在焉。  
細玩之。與己貌相肖。旁有細字。署己之名。繼而生平  
所作奸情醜態。一時畢現。令人猛省。始悟從前之竟  
非人也。但亦不自解其何故。豁然頓醒。願諸君子請

自棄者終  
爲門外漢

一入以鑒此鏡。毋自遲悞。遞問先入者。皆如是云。衆  
不信。且笑其迂。遂不深究。

企真子曰。聖經一書。千古之明鑑也。能使善者奮。  
能使惡者愧。能使循理者。反而得其心之所安。能  
使背道者。赧然知其心之多備。而要惟能信能究。  
始能自勵自愧。而有悟於心。悟於心而少年之意  
氣可除。悟於心而世俗之紛華可却。悟於心而生  
平之積習可捐。彼不肯信究者。終無以鑑是非。而  
別媿妍。雖有指示之人。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少年習氣

分陰當惜

一士人小負才名。偶儻不羈。恒以風雅自許。而舉止有乖正道。師友多力勸之。不聽。謂吾方盛年。何遂拘拘如老成態。一夕夢遊深山。見山中花木葱蒨。泉石玲瓏。正令人神怡目蕩。於是捫巉履險。漸入佳境。忽失足墮於潭。不勝驚駭。幸潭口垂藤倒挂。隨手攀附。不致陷溺。窺見明光一綫。直射潭內。知生路去此未遠。意方稍安。回顧潭下。黑不見底。毛髮森然。心又惕惕。欲緣藤迅速而上。見有兩鼠嚙藤之根。一色白者。一色黑者。互易嚙之不休。竊慮藤被鼠嚙。勢必至於

險而又險  
危且益危

貪心一起  
自忘其危

斷絕。然亦無奈。只是着急攀援不捨。倏忽間。又見藤生果纍纍。其色鮮紅可愛。心知爲佳品。摘而嗅之。有異香。嘗之甘且美。覺人世無此珍異。意欲盡噉之。以爲快。遂一心豔羨。曾不冀一隙之明。尙可通。且并忘二蟲之害爲已甚也。無何。果未食竟。藤忽中折。一跌之餘。方知爲夢。然心猶戰慄不自安。遂於夢中自詳夢兆。且驚且疑。意以此或天之啓示我乎。及輾轉沉吟。始悟我等之寄生於世上者。猶暫墮於潭中耳。人得一氣之延以生者。猶得一藤之垂以附耳。潭上之明光射下。明其爲天堂也。潭下之深黑無底。明其爲

喚醒世人  
及時向道

人生不過  
數十寒暑  
自當若何  
警惕

是謂大覺  
是謂非夢

地獄也。但兩鼠互嚙者何。伏而思之又久。訝然曰。得之矣。二鼠者。日夜也。一陰一陽。故色一黑而一白。其互嚙以至於盡者。猶日夜之銷磨以至於死耳。而終不解。藤上何以有鮮紅之果。旣而雞聲雜叫。晨鐘齊鳴。寂然之心。似爲物擾。亟披衣危坐曰。我知之矣。藤上之美果。卽世上之樂境也。貪世上之樂。而遂忘天堂之上昇。竟致地獄之下陷。猶吾之欲盡噉美果。而不計藤根之斷絕也。夫世上之樂。未必盡爲我得。而貪心一萌。以至於一蹶不復振。則死後之苦。較之前之樂。爲何如也。吾今而知爲人之道矣。吾今而知

前所行者之非正道矣。彼世之昏迷於世俗。而日在夢中者。其以我夢爲證也可。卽以我夢爲醒也可。

企真子曰。人生本一夢耳。知其爲一夢。而能卽夢中之閱歷。詳夢中之朕兆。則必以夢爲夢。而恐夢之不我待。則必以夢爲非夢。而恐夢之不我恕。且必以非夢爲夢。而恐不我待者。忽醒我。不我恕者。忽判我。而我不復夢。我不復夢。始悔夢中之歲月虛延。而夢已不續。我不復夢。始悔夢中之世俗陷溺。而夢已難回。其曷不歷夢境。悟夢兆。趁今夢之猶存。知大夢之必覺。毋安於夢夢。而空成一夢。庶



不負對夢人說夢話者。欲人自覺其夢之苦心矣。

蕭衰景象  
歷歷如繪

少年不努  
力老大徒  
傷悲

至老知非

臘月晦日。歲序將更。星躔乍換。正一年絕續之交也。有某少年。僑寓於鄉村之廢園。四壁蕭條。寂無人聲。但有山風獵獵如虎吼。攢人肌膚。冷不可耐。欲出不可。欲睡不得。於是獨登危樓。自傷蕭颯。而結想成形。居然衰老。見窗外雪花如拳。隨風飄颻。羣木脫赤。遠山失青。自顧鬢髮一老。鬚髮蕭疎。幾如此雪。年已垂暮。墓木將拱。雖欲立業成名。適足貽旁觀笑。因是思來悲往。對景生情。浩然長歎曰。吾亦自少年來。何事不可成就。乃浪蕩自廢。辜負光陰。以至於今。毫無片

喻道傳

至老知非

十九

即鬼即我  
令人猛省  
天下人同  
此一哭

長足錄。並無有畏我尊我愛我憐我者。回憶曩時同學之侶。至有軒冕尊榮。威儀烜赫。手創門楣。儼若素封者。不乏其人。我乃猶然故我。愧慙何如。惟有淚滲滲下而已。維時夜靜更深。輾轉枕楫。起坐不安。回顧屋後。白楊蕭蕭。故塚纍纍。更增酸惻。忽塚旁有一物蠕蠕而動。漸與人近。心意其爲鬼也。亦不甚懼。與語不答。仍兀然對立。諦視之。形狀情貌。依然一我。飄忽而去。入一新塚。不覺放聲大哭曰。鬼非他。即我也。吾今日乃至此乎。然已挽救莫及。可奈何。遂長跪而哀求天父曰。光陰迅過。日月如梭。我今頽老。傷如之何。

居然一過  
來人  
時哉勿可  
失

前此青春。任其消磨。來日厭少。去日苦多。天乎天乎。肯賜我以既往之年。我其寸陰是競。斷不再誤於蹉跎。時天主聞言。隱已許可。惟聞堂上鐘漏響徹。中宵忽然警覺。方知是夢。猶自疑己之爲鬼。爲老人。而攬鏡審視。竟依然二十來許一少年人也。迴思夢境。一喜一懼。默念天既啓示乎我。衰老之境。我曾親歷。心羨青年。患不能得。我不當乘此韶華。立起信心。翻然自新。毋或荏苒自誤。以至於莫可挽回也哉。後其人銳意進修。日新月異。強壯時已聞於世。

企真子曰。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耳。鬼實我之陰魂。

我實鬼之前身。至於既鬼而知悔。則已晚。即使將鬼而思返。亦已遲。而人徃徃蹈此者。則以未閱歷故。閱歷未經。不知青春之難再得也。而玩愒自安。悠悠沒世。追思徃日。自悔嗟嗟。可勝慨哉。此篇指醒世人。最爲剴切。

託行試夥

有富商某。心極慈悲。而待人以公義。恩威不爽。曾於市鎮開張大行。僱集衆夥。欲於衆夥中擇其誠實勤儉者。而信任之。其或怠惰自安。文過飾非者。盡行斥逐。因立一試之之法。一日謂衆夥曰。吾刻欲航海至遠方。購買貨物。言念歸期。難以預定。爾等既在行中。務須各盡己職。克慎克勤。勿因我之遠出。肆行無忌。浪費銀錢。吾旋歸時。逐一稽察。必將有以報爾也。衆夥唯唯。而行主竟下舟不顧矣。衆夥中之遊蕩性成者。羣相謂曰。主已遠徃。歸期必經數月。何弗趁此機

諭道傳

託行試夥

二十一

設法者既  
立其法法  
下人自當  
奉法  
洞鑒人情  
因去我遠  
遂謂其不  
我知而肆

行無忌君  
子所以有  
慎獨之功

會。任意遊玩。卽或本分事。稍有欠缺。他日儘可補足。諒主必不我知也。於是私取銀錢。邀朋索友。日在酒樓。或呼盧喝雉。或宿柳眠花。以飲食遊嬉相徵逐。卽虧少行中銀錢。猶冀千金一擲。贏可續還。毫無忌憚。初不記主前日之叮囑也。間有數人。謹守常規。自盡厥職。意以主方遠出。任我等自行主持。更當小心留意。不可懈怠。以負付託。主雖慈悲。而恩威不爽。毋或大于主怒。使主歸而責我也。且以此意勸戒諸友。而遊蕩之夥。羣相訕笑。置若罔聞。不料時未逾月。主卽過歸。直至行內。見行中祇有數人。急問諸夥何往。數

天下事多  
出於不料

禍福無門  
惟人自召

人知事難隱瞞。不敢虛飾。悉以實告。主方怒衆夥之誤己也。而衆夥聞主已歸。迅速奔回。以冀解免。主一見而切責之曰。盜取銀錢。以供私欲。自曠其職。恕無可恕。我今明告爾。吾所以航海者。特欲試爾等之勤惰耳。爾竟因吾外出。敢違吾命。今日見逐。亦爾之自貽伊戚也。若此數人者。克遵吾命。確有忠心。我將任之以大業。酬之以重賞。視之如骨肉。賴之作股肱。終其身。在吾左右。共享安樂於無盡也。衆夥聞言。無辭以對。行主遂令其自認虧欠銀數。立刻追償。衆夥無措。哀求垂憐。行主曰。旣無可償。擅敢盜取。孽由己作。

罪不容辭。不得已。扭送有司。幽囚於獄。

企真子曰。人生天地中。仰觀俯察。莫不知有天主矣。知有天主而不敬事天主者。特以未見天主耳。且以天主之未必我見耳。豈知我不見天主。而天主無不常見我。天主雖不於今時令我見。而我終有時得見天主。况乎天主雖不能即見。而天誠彰彰。盡人可見。則見天誠。一如見天主也。見天誠而不尊天主。竊恐既見天主。呵譴立至。即欲敬事。亦不得矣。夫天主之所以不令人見者。亦試人之一法耳。設以化身日見於億兆之前。則善者固得所

崇奉。而惡者亦勉爲矜持。誠信之心。轉無以見。今以不得見者。任斯人之自爲。惡者信心未立。必因不見而無所忌憚。善者信德既堅。且因不見而倍加兢惕。爲善爲惡。顯判兩途。一若衆夥之或惰或勤。不難明辨也。人勿因不見以自取罪戾哉。

自恃二字  
誤人一生  
善惡在我  
自爲固是  
不錯但不  
可獨仗己  
力耳

莫恃己力

有鈕姓者。少聰明。雖信天主。而自恃之心。牢不可破。每曰善惡在我。自爲耳。然刻意爲善。而立志未逮。一時財利薰心。欲往洋習商賈事。因購辦貨物。駕商舶。至以大利。百島城。是城周圍數十里。因島有百。故以爲名。夜間。月色如銀。望見亞喇伯山。疊翠堆青。山光與波光相射。甚是可人。忽夢一老人。其貌藹然可親。招鈕來。授以金約指一。旁署己名。且曰。福星在此。須謹守。弗失。毋貽後悔。鈕得之。甚喜。曰。禍福在我。自爲耳。更有自恃之意。遇人輒道。有一滑稽者。忌其獲福。

自恃而信  
心不堅  
天旣介爾  
景福胡爲  
輕信讒言

謂之曰。此亦物耳。豈能福人。五尺童子。猶或知之。若信此狂言。曾童子不若矣。鈕意涉疑惑。自思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旣已有我。焉用此物。遂以金約指擲於海。但見海中風波頓起。雷電嚇人。大地震動。而火山之黑燄冲天。勢烈而色赤。滑稽者欲挈鈕生投入火。山鈕知爛額焦頭。在所不免。自悔而自恨。曰。天子我以寶物。我竟棄其福基。自取滅亡。又將誰咎。忽老人自天而降。鈕大聲呼救。哀求垂憐。老人忽躍入海中。海水中裂。從容拾金約指而上。見滑稽者在船中。卽以拄杖擊其脛。滑稽者鼠竄而去。一時風波恬靜。火

物雖棄而  
名尚留鈕  
生宿根深  
固

自恃而信  
德以亡

亦頓滅。鈕竊喜，趨前而請曰：「既已拾得，還求見賜。」老人曰：「聽讒言而自棄福根，汝又何說？然有汝名在，汝果以此物爲福星，力行善事，日後自當復得。我今爲爾寶守此物可也。」言已，飄忽而去。鈕急追之，一蹶而醒，知爲夢境，欷枕默想，求其意而不得，遂置之不論。後登戰艦，充百夫長職，有武弁某不信天主，見鈕自恃心多，遂以人貴自立於天主無與等詞。時爲煽惑，鈕漸信其言，因而棄絕天主，毫無顧忌。時有富商欲駕舟至亞非利加，販買人口，招鈕同伴。鈕卽允諾，既至，與富商意旨不合，登岸與土人交往，見其風俗不

事天主，偶有論及倚靠耶穌之聖教，鈕輒譏訕之，謗讟之以爲快。不數日，身染惡疾，偃臥牀榻，其痛苦不可言狀。越數旬，奄奄待盡。其父聞之，惻然，適有友人舟經亞非利加，遂託友附載，俾得回里。舟中人心惡鈕生之爲人，已嘖嘖有煩言矣。倏而颶風大作，雪浪掀天，危險殊甚，舟中人皆以鈕生不信天主，咸歸咎之，罵詈之聲，聒耳不絕。鈕心喪膽落，立誓悔改，風稍息，幸得安全回里。鈕生追憶其事，慨然曰：「善惡在我，自爲前時我甘自棄，以致善不終成。繼自今，我其奮力行之，不患初願之難償也。奈爲日既久，所行善事，

雖曰改圖  
依然故我

虛心者福  
矣

每多阻隔。而善念稍衰。適友人以鈕生熟悉亞非利加水程。招之作舵工。既至。復溺於習俗。自思前時。意欲行善。力多不逮。徒有其志。亦無裨益。我其與俗浮沉乎。於是復蹈前轍。不以善爲念。而故疾復作。其痛苦較前尤甚。寤寐時。忽若有人覺之曰。爾因自恃。貽誤終身。苟信全能之主。金約指終當見贈也。鈕忽醒而大悟曰。噫。我知之矣。爲善在我。成善惟天。獨仗己力。難期萬全。我欲爲善。信德宜專。無自恃心。庶乎近焉。故其後信日崇。而善日積。自恃之心。歸於無何有之鄉。終得賴天佑。以成善士。爲聖教中名師云。

企真子曰。人之患多。中於自恃之一心。自恃之心。勝。無論其所恃者不足恃。即使足恃。而自恃者必自盈。天道惡盈。易垂其戒。况乎恃己之才力。而才力無多。恃己之聰明。而聰明有限。至才力聰明。一無足恃。而始知己之大失所恃。其亦知賦我以才力。聰明者之有一神乎。才力聰明。既賦自神。則神之大能。實爲我所可恃。然神可恃。必先我有信神之心。而後神爲我所恃。則恃神必先恃信。信立而神必導我。不患聰明之誤用也。信立而神必助我。不患才力之不足也。且信立而神必福我。不患以



才力聰明爲善。而善不終成也。信也者。其爲成善之本。得福之原也歟。人盍以鈕生自鑒哉。

宜慎其習

西方有島。周圍數十里。中有一山。甚峻峭。登山之巔。遠望海上諸小島。如碧玉隱於芙蓉。頗堪娛目。故遊人常集於此。山中有厚德長者。逍遙物外。凡所經遊。各有記錄。至臨終後。檢其遺稿。會於稿中得一記曰。曩吾遊歷名山。捫蘿攀巖。脚力幾倦。至山半憩焉。有白衣老人向余曰。爾欲至山巔一覽乎。然吾令爾在此一觀。亦足豁人心目。於是以水浸棉拭余目。啓視。果見佳境異常。迥非舊徑。仰視山巔。卿雲遮護。俯視山下。一片空明。奇花異卉。目不暇接。有童子數人。身

令人醒悟

別有一天

勿以善小  
而弗爲勿  
以惡小而  
爲之

着白衣嬉戲其中毫無猜忌。有男女二人管領之一嚴一慈。率童子在園中遊玩。至山麓遙見山上明宮。諸童欲就之。莫知所適。忽見一白髮老叟坐廊下。傍其居曰指迷。二人起敬就之曰。見輩欲赴山上明宮。恐歧途錯雜。敢望指引。叟見其意誠。欣然允諾。二人退。叟卽正容諭諸童子曰。爾輩無知。毋許任意遊玩。若一經錯走。害有不可言者。童子以爲妄也。叟曰。吾入山久矣。爾若不信。且視路旁有么麼者。能助人。亦能累人。或紅或黑。任人自擇。童子曰。旣屬么麼。其助也幾何。其累也又幾何。叟於諸么麼中擇其紅者。招

童子而告之曰。雖屬么麼。其力甚大。爾不信。盍隨之而行。但須記黑么麼來。必却之。勿使近吾。亦偕爾。衆童子姑遵其命。從之去。紅么麼卽以紅絲繫童臂。作牽引狀。內有二童子掩口微笑。以爲此一絲之力。豈能助人。有渺視心。黑么麼欲乘間而誘之。遂隨其後。耳語曰。爾等被伊拘束。不得游行自在。爾看那處如許光景。不容爾去游玩。其意云何。何勿割斷紅絲。隨吾一游。內有二童聽之。信乃力斷其絲。竊逸而去。由是探奇窮勝。無不如意。黑么麼隱以黑絲繫其腰。二童子若不知也者。無何。漸入深處。多坎窞。其意稍悔。

爲惡者貪  
樂忘危

喻道傳

宜慎其習

二十八

行善者無  
險不夷

回顧所來行徑。猶在目前。輒欲遁。而身已若爲重索所困。卽或大聲呼救。而已入幽暗。終不得救。遙見前時同行之童子。穩步徐行。遇路有崎嶇。紅么麼輒手平之。漸登漸上。么麼與紅絲亦漸大。其牽引多能爲力。且見童子身如快馬奔騰。無抵足艱樂甚。至山腰。有一人身生兩翼。如金甲神者。面堆笑容。似來接引。叟卽肅立拱手曰。吾已引領至此。過此無能爲力。願仗神靈。導入明宮。使得永在樂境。童之幸。吾之願也。神唯唯。遂手携數童而去。比晚夢醒。始知仍在此山。倦憩。回憶夢境。歷歷如在。但不得其指。可居。歸伏案。

前半處處  
伏案後半  
層層叫醒

細審。乃知山上。卽天上也。山下。卽世間也。童子指凡民。白衣者。以其未染汚俗耳。管領童子者。爲父母。指引童子者。爲師傅。知識漸開。善惡之習。由此而染。此紅黑么麼之所由來也。習於善。自難而至易。習於惡。苟安而忘危。初則幾希。繼而甚遠。雖一絲之微。亦漸而有千鈞之力。人若去善就惡。一落坎窞。難以得救。雖有金甲神。亦無如之何矣。習其可不慎哉。吾願爲童子者。戒之勉之。

企真子曰。善惡之介。抵爭幾希。千里之謬。差在毫釐。彼爲惡之徒。非不廢。然思返。而身入其中。若有

固結莫解者。習爲之也。夫悔所習於事後。孰若慎所習於幾先。習於正道。而歧途不得以迷我。習於聖教。而邪魔不足以誘我。其得蒙天庥而膺天福。大都自一習來也。以視入幽暗而終不得救者。相區奚啻天壤哉。

順受天命

會樂善。西人也。家素饒。好行善事。遠邇稱爲有道長者。咸曰。爲善必昌。其後福未可量也。不數年。故產漸耗。所生三子。長而慧。俱相繼歿。四壁蕭條。形影自弔。乃仰天嘆曰。何天道之夢夢也。遂立誓遺世修道。聞某山有淨舍。不勞跋涉而去。居數月。疑心復萌。身雖在。而神已馳。東鄰有亡賴子。白晝罵人。搬弄挑唆。無惡不作。生數子。皆長大。家亦漸裕。曾日見之。不勝駭異。竊思所行如此。所得如彼。天道究何在乎。於是輾轉伏思。無以自解。悻悻作旋歸計。乃曳杖而行。未及

令人有不  
平之想

無恒心是  
其病處

善惡之報  
似乎倒置

來了一位  
指迷大使

行事令人  
不測

數里。忽有美少年隨後。會回顧。少年拱揖曰。先生何往。會告之。少年曰。僕亦適往是處。願爲提携。幸勿棄。會見其容貌整肅。談論風雅。心契之。約伴同行。抵日暮。欲投宿。聞是村有富翁。有孟嘗風。來往者爭托足焉。而翁亦以是爲樂。比至。翁出迎。揖而入。分次序坐。談論間。各相欣悅。乃設宴款二人。山肴海錯。備極珍異。食畢。命僮施錦帳。設茵褥焉。天明欲行。翁又強留之。開筵勸飲。酌以金斗。席上光彩奪目。翁方醺醺得意。而二人竟乘醉告別矣。行至半途。少年忽袖出金斗。示會。會訝之。又不敢詰。恐有牽連之累。意欲趨避。

以慷慨者  
之物贈慳  
吝者令人  
慳甚

終不得離。只得伴行。行數十里。會雷電歟。發大雨將下。四無人煙。惟遙見一處隱隱有墻垣焉。乃直趨而去。剝啄數下。杳無人聲。奈天雨如注。且呼且叩。移時有老者厲聲曰。何人在外。混擾二人。並以雨夜投宿對。老人曰。世多竊盜。吾何從而識別之。閉門不納。二人叩不已。窺見門外溝流湧溢。叩門者濕透中衣。有不忍心。於是啓戶容入。畧詢姓氏。慢不爲禮。二人就火炙衣。寄宿廊下。晨起揖別。少年乃以所袖金斗奉酬。會益訝甚。竊私議曰。何前後之不符耶。前固恃入。今又出之太易矣。心厭其所爲。屢加白眼。而少年曲

此兩項事  
更難臆度

意承旨。若僞爲不知也者。無何。漸入僻壤。途迷不得。出山中有故家。頗稱溫飽。二人並至其家。求指導。有老人偕妻弄紉兒而樂。見客至。喜。且指兒曰。吾老蚌珠也。二人亦各撫其頂而稱美之。老人因留宿。越日。具薄餞。卽呼僕爲前導。繞山渡水。不知里數。沿溪而東。過獨木橋。少年無故推僕墮水。曾回顧。已無及。問之。少年直認不諱。曾大駭曰。前之所行。吾早知爾不近人情。今若此。豈人所爲哉。少年乃微哂之。曰。吾之所行。先生猶未盡知也。紉中兒。吾撫頂時。已將毒水。灑入口而死矣。曾聞之。怒目相視。血眦迸裂。痛恨交

顯出真相

說出真情

迫。倏見少年容貌變赤。歛現金光。身生兩翼。若神使然。曾愧悚伏地。神使忙扶起曰。吾爲天主。所遣者。不宜跪伏。且爾知少年之所爲乎。吾爲爾解之。前之竊取金斗。爲伊濫交而炫富。天特警之。俾免後患。竊彼而贈此者。以示世不皆竊盜。俾伊得隨行方便。以贖前愆。曾曰。敬聞命矣。敢問僕豈有罪。何致之死。曰。是非爾所知也。蓋其僕謀心已萌。將弑主而吞產。天主已明鑒之矣。曰。然則嬰兒何說。曰。彼老人生平慷慨好施。天特報以一子。及子旣生。老人欲以產業悉留於子。惟恐不足。故其吝嗇。殊甚。大異前日。雖一物有

可知塞翁  
失馬未必  
非福  
報應之事  
人不得而

喻道傳

順受天命

三十二

解者自有  
天意存乎  
其間故君  
子居易以  
俟命

介介意。天主特奪其所愛。使之悔罪而再報焉。言訖。翩然而逝。曾豁然。如夢復醒。歸家。詳述顛末。常以此諄諄勸人云。

企真子曰。福善禍淫。上天之道。然禍福有定衡。禍福究難顯見。有人所謂禍。而天以之爲福者。有人所謂福。而天以之爲禍者。不明其故。輒怨天之棄乎已。并咎天之私乎人。是實拂天心而大悖乎天命。夫天之降福降禍。必視其人之爲善爲惡。善無不福。其偶而遭禍者。正天之所以懲之也。惡無不禍。其幸而得福者。正天之所以勸之也。知其爲勸

爲懲。則凡怨天咎天之心。不戢而自消。而天命之在我者。無不順受其正矣。天道夢夢之說。何自來哉。

世途多危  
人自不覺  
耳

預防死則  
泰西有一士人。心好道。崇信天主。以愛人爲兢兢日  
覩茫茫宇宙。歿壽死亡。在所不免。而先時隄防者。十  
無一二。不勝慨然。浩歎曰。康衢中設有深塹。斯人咸  
知裹足。何生死之途。必有陷阱。明知之而姑置之耶。  
一日遨遊深山。倦憩大樹下。忽見長江滾滾。橫巨石  
橋。長數十丈。百有餘洞。兩旁若有雲霧遮掩。模糊不  
可認橋。故傾圮。多坎窞。但摩肩擦背。行人甚夥。有來  
而無往。心竊異之。既見行人失足墮水。前後相繼不  
絕。或數武而卽墮。或中途而隕越。或至盡頭而忽沉

發慈悲心  
存普濟念

救星下降

心信其道  
卽能出死  
入生  
其如不信  
者何

溺。從未有登於彼岸者。且無一人懼而思反者。并無  
一人阻之使不行者。於是心怦怦動。不忍目擊。欲爲  
度此橋者。作砥柱而不能也。忽有天使自天而下。身  
生兩翼。倏發金光。浮於水面。有墮於水者。輒抱之而  
去。置於山上。其山古木蔭翳。奇花馥郁。鳥聲嚶嚶。泉  
響淙淙。互相答應。真樂境也。諦而視之。其人胸前俱  
掛有小橫木。作十字架形。回見橋上有數人手持十  
字架。任人索取。且語人曰。携此可免陷溺之災。其疑  
信參半者曰。吾今尙可坦然而行。待臨坎窞。取此未  
晚。亦有白眼請讓。謂此十字之木。非舟楫。奚能救  
噲道傳

預防死則

三十四



層層揭明

溺。竟掉頭而不顧。無何。衆皆溺而滅頂。獨佩十字架者。雖溺得救。方恨斯人之不早取。氣填胸臆。喘息不安。忽醒。知爲夢也。凝神良久。自詳其夢。曰。俗謂陰間有奈何橋者。其說固屬虛妄。而人生度世。如度橋。斯意自可明證。橋有百餘洞。猶人有百餘歲也。溺之先後不一者。喻人之死。或幼而殤。或壯而卒。或老而終之不一也。天使救者也。山上天堂也。佩十字架乃得救。知人非愛敬天主。信從耶穌。必不得救也。持十字架而任人索取者。代天主行道設教。勸人賴耶穌以得救者也。溺而滅頂者。卽疑信參半。渺視十字架者。

也。聖經有言曰。舍耶穌別無救主。蓋天下人間。更無錫他名。可以得救者。斯言誠爲確據矣。何以世之人。既知妖壽死亡。在所不免。而不知預防。竟遭滅頂之凶耶。悲夫。

企真子曰。人莫不有死。有死而入於明宮者。有死而墮於暗府者。有可入明宮而竟墮暗府者。有應墮暗府而得入明宮者。此實吾人之大事。不得不預爲防也。而知防者。卒鮮。此其弊。一失於鹵莽。一失於猶與。鹵莽者。謂死後之魂。歸於烏有。而無庸防。猶與者。謂贖罪之說。似難確信。而不肯防。一旦

魂入暗府。而始自悔。自恨曰。吾過矣。吾過矣。吾不能預爲防。至於今。防所欲防。而已不及防矣。其曷不早佩十字架。以自離於苦海也哉。

死有永福

世情中人  
無一不爲  
情累

夕陽西墜。三五星明。春風淡蕩。花香襲人。際此韶華。令人愛玩無極。忽有二天使。一衣紅。一衣白。隱約自空而來。盤旋審顧。止於高山之巔。挽手並坐。甚相親愛。四顧山下鄉村。時有嘻笑者。有怒罵者。有哭泣者。有爭鬪者。皆各有所憎。各有所羨。喧嚷之聲。聒耳不絕。紅衣天使曰。吾奉命來此。代主行仁。使人暫時安睡。相與偃息。今時已至。術可行矣。於是起立。袖出細沙多許。徧向山下四圍分撒。隨風颺去。一入於目。人皆安枕。一時嘻笑怒罵哭泣爭鬪之聲。寂然頓息。而

喻道傳

死後有福

三十六

睡多樂境  
總是幻境  
死入天國  
眞是樂國

且貧賤之子。忽致富貴。入則擁萬資。出則乘千騎。粉白黛綠。列屋閒居。意氣洋洋。甚自得也。紅衣天使復坐與白衣天使曰。此等世人。日則憧擾。夜則安逸。既醒後。神清氣爽。未有不以黑甜鄉爲佳境。而感我恩也。白衣天使聞此言。分袂而起。嗚咽流涕曰。吾不能如君術之善也。吾亦奉主命行仁。使魄長睡於地。而魂得上升於天。但世人不吾德而吾怨。不吾親而吾讎。吾其奈之何哉。又泣不已。紅衣天使撫其背慰藉之曰。非君不仁。實世人之愚也。夫生前之樂。如浮雲之變幻。不過須臾。聞耳。非若死後之樂。永享彌盡。

死之有甦  
猶睡之有  
醒人知醒  
而不知甦  
故好生而  
惡死

也。今世人以虛境爲樂境。置死後之永福於不講。而徒娛目前。又何怪不德爾。不親爾。反至怨爾讎爾耶。爾盡爾職。死者復甦時。善人得善報。未有不以天國爲樂國。而感爾恩也。二天使乃相顧而笑。翩然竟去。企眞子曰。人生世上。富貴功名。特須臾之頃耳。果能樂天以知命。修德以獲報。則死後而享永福。有勝於生前之得虛樂者矣。故司死之天使。較司睡之天使。恩尤無窮。功尤莫大。何則。彼固能引入於極樂之國。使之永生不滅者也。苟圖目前之歡。而不計身後之樂。則目前之歡。尙未得。而身後之永

樂。遂易爲永苦。有不爲天使之所嗚咽流涕者。幾何哉。

魂實長生

英國有督德列士者。幼而慧。及壯。學力過人。著作多行於世。樂行善事。敬天倍篤。當甫生之日。手足耳目不能動。按其鼻。無呼吸氣。家人惶遽。延醫診視。共環立而嘆。或以熱湯浸之。以藥膏熨之。無驗。忽若有氣注其鼻。遂運動自如。得無恙。莫知其由。及長。好馳馬。一日出遊。馬逸墮。傷重。昏迷若死。忽覺有扶之者。恙遂脫。今年將老。憶少時所爲。猶如昨日。嘗與友人論天堂地獄及身亡魂存之事。朝夕不倦。一日少憩。夢身遭重疾。痛苦異常。俄覺。魂不附體。輕如飛鳥。而痛身死而魂不死。

此中大有神助

極樂世界

可知災禍  
不侵惟神  
之賜

苦頓失。且更爽快。但下顧妻奴環泣。欲以病愈告之。無有聞者。已亦不解其故。既而魂漸升。飄然而去。至半空許。遇白髮老者。年齒既高。貌又豐偉。意是異人。求指示。老者曰。隨吾來。一見吾主。必有獎許。遂駕彩雲而逝。倏至一所。見樓閣巍峨壯麗。金彩射目。光耀逼人。世間所未曾見也。老者導之入。登其堂。四壁輝煌。桌上置金杯一。葡萄數顆。此外毫無他物。老者曰。爾且少住。俟吾稟主。再容引見。督乃徧觀壁上圖畫。見一圖嬰孩瀕死。旁有男女環立呼救。屋上有天使以吹筒直注其鼻。遂勃勃有生氣狀。又圖一少年人。

善有善報

騎馬傾跌僵臥於地。旁有天使作手扶狀。畧觀一二。回憶生平。如相印證。不覺毛髮竦然。益凜凜不敢少懈。忽聞鐘鼓之聲迭作。門大啓。老者侍一人出。威儀如王者。藹然可親。命督參見。督心好之。而形神轉斂。俯伏於地。王者手瀉葡萄汁。滴金杯中。少飲。亦令督飲此。且曰。汝記聖書中有云。飲新酒於天父之國乎。以此少酬爾勞。勿息厥志。語畢而入。督欲趨侍。一蹶而醒。猶然故我。自此益信天鑒不遠。且知身死而魂不死。有確證云。

企真子曰。神造人。噓以生氣。遂成靈活。是人之靈。

魂。卽神之生氣也。神永存而不滅。故魂亦長生而  
不死。而且以死後之魂。回憶生前之事。卽至小至  
微者。歷歷皆在目前。故當末日復甦時。爲善者憶  
善之克成。皆賴神助。而倍增快樂。爲惡者憶孽由  
己作。辜負神恩。而倍深悔恨。天主憑善惡以爲賞  
罰。靈魂憶善惡而轉嘆天主之公義。聖書云。長眠  
於地下者。其數甚衆。必甦而起。得永生者有之。受  
永辱者有之。見但以理書十二章二節可知身有死日。魂無死  
則永樂永苦。受無盡時。讀斯篇者。尙其力行善事。  
毋自誤其魂也可。

右喻道傳十六篇。皆卽人事以明天道也。茲復貫串  
序次以闡其意。夫人生世上。莫不自孩提始。始也。身  
則恃保母之乳哺。繼也。心則藉師傅之啓迪。故當其  
時。若惟知有保母之親。而不知生育我慈愛我情之  
更切者。之有吾母在也。若祇知有師傅之尊。而不知  
顧復我教養我恩之更重者。之有吾父在也。少長焉。  
而知有父母矣。然試思吾之所以得有此身而爲人  
者。自父母主之乎。抑不自父母主之乎。蓋有大父焉。  
所謂天父是也。人曷不於此三者。循序以進。而知所  
從事哉。但由保傅而知有父母者多。因父母而知有

天父者少。故喻道傳之作。凡所以提撕警覺。使人之知有天父焉耳。卽如駱德。其始以非父爲父。而不知己之有父也。一告以有父。卽不憚跋涉而往尋。然其尋也。未必其果能得也。而聖書之言天父者。則曰尋則遇之。是人固當尋天父而歸之。較駱德之於父爲更切矣。蓋人生不過數十寒暑。其依保傳也。數年而已。其事父母也。暫則數年。久亦畢世已耳。而人於天父。則無何死別生離。且得與之共享無窮之福。豈駱德之歸邁父。所可同日語哉。顧有不知其父之所在。而急於往尋。如駱德。亦有知其母之所在。而不敢邁

歸如狄生者。何哉。夫亦曰吾有罪也。乃不敢遽歸。而又不得不歸。歸則心有所怍。不歸則情何能安。輾轉躊躇。必有可以歸其母者。而後其心始慰。人於天父。亦若是焉已矣。夫人苟得罪其父。有爲之乞恩於父者。則父可以恕我。而我亦可因之以見父。若耶穌者。捨其身以贖我罪。是爲我求父。而使我得與天父復和也。蓋揆諸受造之初。人與神若父子之親。神之靈亦屢現於人。乃有爲神所罰之神使。墮地獄而作邪魔者。妬神嫉神。欲害神而不能。於是移其害於所造之人。而誘之違正道。逆天命。必使得罪於神。見逐於

神而後快墮其計者。既離神罔神。自絕於神。其後之人。遂延厥罪戾。愈離愈遠。愈罔愈昧。不能復歸於神。而魔且肆其陰謀。縱其詭計。惑以拜異神。導以崇偶像。至於繼繼承承。永不得覩神之面。感神之靈。被神之恩。雖聖賢輩出。亦終不能挽既倒之狂瀾。翻已成之罪案矣。故救斯世者。非神莫能。然神於是時。欲赦其愆尤。則乖於義而無以昭定律。欲任其沉溺。則傷於恩而無以普深仁。將何以曲宥矜全。而適協乎大中至正哉。意惟是降生斯世。以救贖斯人。已耳。乃於漢平帝時。降生猶太國中。名耶穌。宣真道。闡要理。從

而聽者。每數萬人。世道人心。亦幾爲之丕變矣。而魔遂竊竊然懼正教之大行。從逆一之返正也。於是謀所以害其身者。耶穌乃卽如其計。而受其害。以自成其救贖之功。迨其後。聖徒之奉命而傳教者。久而益廣。今且徧天下焉。中國之人。亦得共聞聖教。何其幸與。夫耶穌救世之道。上循天理。下順人情。蓋伊古以來。凡祖父之所作所爲。罔非爲子孫開先而立則。故祖父之善惡。子孫食其報焉。嘗見有荒淫病弱之人。其子孫多氣血衰微。不能永年者。甚矣一氣相通。本末無二致也。擬之於樹。或暢茂條達。而一枝之葉獨



枯。可知受蠹蝕者僅此一枝也。若其全樹悉枯。則知蠹蝕者在本根矣。今疾病死亡。徧於天下。無長生之國。無不死之人。是水源木本。所由來者已久。在大本不在一支也。然天既有禍世之因。豈無救世之術。有亞當爲始祖。因一人而罪延萬世。自當有耶穌爲救主。因一人而恩及萬方。亞當者。罪我之祖。耶穌者。救我之祖也。故信耶穌之道者。其心可以明真理。其靈可以得重生。其身亦可以復生而享永福。顧言魂之重生。人莫不知有魂。而不知魂之爲寶。蓋靈之於身。猶身之於衣也。衣雖敝而身則仍存。亦身雖死而魂

則不滅。且人生世上。其作止語默。莫非魂爲之主。一若泛舟江上者。人固藉舟以載。而舟實藉人而運。卽舟爲颶風所覆。而舟中之人。猶可望得救而登彼岸焉。特是人之爲惡。雖或自知。而流而益下。如舟之乘急湍而奔深淵也。欲挽回之。亦孰得而挽回之。故悔罪改過者。非求助於聖靈。則不能。必也。苦海遠離。不僅爲免禍計。實深於惡惡而不欲爲。坦途共履。不第爲得福謀。實切於好善而罔或懈。是則得聖靈之感。而卽聖書之所謂重生。所謂復其天性也。蓋人性本善。當創世時。人之靈通於神之靈。逮爲魔所惑。而暗

味自甘。等於密雲之蔽日焉。自耶穌出。撥雲霧而見青天。神之靈光乃復顯。今既與神復和。則凡敬虔以求者。神必賜聖靈以感之。故人能心胸開拓。聖靈即入於其中。而以其身為神之聖殿矣。將使心與道契。可獲益於生前。魂與神依。得受福於身後。夫何至後悔無從。歎光陰之不再。歧途莫辨。入陷阱而難回也哉。願世之人敬天父。信救主。祈聖靈。防死期。而望重生。順天命。而求永福。慎弗以神為不見。而罔知忌憚。以己為可恃。而好作聰明。則十六篇之喻言。或可以引一二人於正道也。是則余所厚望也夫。

每飯謝恩文式

坐念

敬謝天父	賜我食物	養我肉軀	俾我生活
且降耶穌	代我罪辜	救我靈魂	恩慈永護
我實不臧	報答無方	惟有感謝	每飯不忘
更祈聖靈	啓牖我心	飢渴慕義	心願惟殷

朝夕祈禱文式

跪念

我天父至尊至聖。我輩在爾前跪拜祈禱。敢求垂聽。我輩柔弱無力無德。祖遺之罪不能痛改。反增益之。以遠天父。生遭災禍。死墮冥獄。理所當然。夫復何言。惟有敬求天父。垂念我救主之痛楚。赦宥我平生之

罪戾。降聖靈以復我本性。賜智慧以明我心目。啓我  
之心。望我之德。俾我明聖道。不惑他歧。遵聖旨。歸於  
力行。更求天父。勿以患難。賜我。使得平安之福。勿以  
災禍。警世。俾蒙康樂之休。我輩無以報德。惟有極感  
謝之微忱。賴我救主之大功。以望升聞。心願誠實如  
是。

